

但底與哥德

東方文庫第六十五種

但底與哥德

愈之幼雄聞天合編

目次

但底的研究

- 一、但底——詩人及其詩……………一
- 二、但底的政治理想……………一五
- 三、但底神曲的梗概……………一八

哥德的浮士德

- 一、哥德與浮士德……………三一
- 二、浮士德的來源……………三七
- 三、浮士德第一部的概略……………四六
- 四、浮士德第二部的概略……………七一
- 五、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九三

但底的研究

幼愈之合編
雄

一 但底——詩人及其詩

但底埃里忌麗 (Dante Alighieri) 於一二六五年即宋度宗元年五月生於意大利佛羅稜薩 (Florence)。他的家世，我們知道的不多。但知他的祖先是意大利大族。父親埃里忌麗是一個低級的貴族，母親名叫貝蘭 (Bella)。在但底十八歲的時候，兩親都已去世。他的家道還不算壞，在佛羅稜薩城裏有一所房子，在鄉間也有一點地產。

在九歲時候，在但底身上，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於他後來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

影響，這就是他和比德麗淑（Beatrice Portinari）第一次會面的那一回事了。

比德麗淑是佛羅稜薩一個富家的女兒 Simone dei Bardi 的妻子。生於一二六六年，和但底差不多年齡。在他一生，只和她會面過二次，但以後他便終身愛悅着比德麗淑。但底的創作天才可以說大半是被比德麗淑激發起來的。他對比德麗淑的戀愛，全然是一種純潔的精神的戀愛。在她出嫁的時候，但底並不會表示絲毫妒意，反之，在神曲裏他却把她當作天堂的引路者。可見他當比德麗淑是一個神人，不當她是個尋常婦人了。但底自己告知我們，九歲那年，在比德麗淑家裏和她初次相見的情形，有幾句話說：『和她見面時，她身上穿的是最名貴的色彩——淡雅好看的大紅色——的衣服，束帶和嵌鑲，也都和她的弱小年齡恰恰相稱。在這一剎那間……住在心的密室裏的「生命之靈」，起首大顫動起來，連身上的最微細的脈管都同時跳躍，並且聽得「生命之靈」顫抖着說道：「看呀，一月……」』
「正前……」了；這神來了之後，便要管領着我呢。」新生活第二

節

過了九年之後——十八歲的那年——但底起首做了許多懷想比德麗淑的詩。比德麗淑死後他把這些抒情詩搜集起來，并加以詮註，合成一大卷，題曰新生活 (Vita Nuova)，這是但底的第一部詩集。他和比德麗淑的戀愛關係以及他們兩人悲歡離合的種種情事，差不多都可以在這一部集子裏看出來。至於題名新生活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和比德麗淑的戀愛，使他的生活重新改換的緣故。據著名的但底研究者鄭茹列利 (Zingarelli) 說：『在但底看來，「戀愛」和比德麗淑只是一件東西，他看待她宛然是一個神道。在她的儀態中，自有一種神聖莊嚴的姿勢；她的全身，到處包含着「愛」；她的微笑有說不盡的美，她的慧眼，更滿是和悅的態度。』總之比得麗淑是但底一生崇奉的偶像，也就是他的藝術的象徵哩。但底幼年的教育怎樣，現在已是無從查考。我們只知道但底發憤研攻哲學，瀏覽古籍，是在於比德麗淑死亡之後。一二九〇那年，比德麗淑還不過二十四歲，便

即謝絕塵世，那時但底的悲痛傷懷，自然是無待言說。在他的論文集宴會第二篇第十三章，他自己說，在比德麗淑死後，他奮力攻讀他從前所未經學習的各種智識。這一段自敘的話，很有引用的價值，所以在下面譯了出來：

『那時我的靈魂中的第一種愉悅品失去了之後，心中憂慮百結，沒一件東西可以慰安我自己了。雖然，隔了許久以後，我的心，總想把康健回復過來，我試過了各種安慰的東西，都不濟事，最後我便想出一個法子，去找尋從前憂鬱失望的人所用慰安自己的東西。於是我便去讀薄色斯（Boethius）的那部著書，（按薄色斯係羅馬著名哲學家，著作甚富，此處所述之書，當係指其在獄中所著之“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e”）因為他是個囚犯，并是個被放逐者，他爲想慰安自己纔著這一部書。後來又聽得吐資（Tully 按即羅馬雄辯家西色羅 Cicero）著有一篇友誼論，是因爲雷拉斯（Laelius）的朋友雪批歐（Scipio）死後，雷拉斯悲傷不止，所以特做了這篇去慰藉他的，於是我又開首

去讀那一篇東西。雖然起初我不能十分了解，但是用了我所有的拉丁文智識，以及我自己的小智慧——我曾用這一點智慧，在空想中觀察事物，在新生活中可以概見——最後却能勉強貫穿書中的意義了。正像一個去找尋銀子的人，却出於意外地尋得了金子——這一種神奇的事也許是暗中有神力扶助的——我便也是這樣。我本意只是想慰藉自己，但是後來却不單只找到了一服止眼淚的藥，而且因此尋見了許多的至理名言；學習了許多科學，讀了許多的書。隨後我立刻決定哲學——一切著作，一切科學，一切書本裏的聖女——是世間至高無上的東西。在我想像中，哲學是個華貴的麗姝；是一種仁慈的東西；因此我的思想和她（指哲學）深深結託，甚至於不能分離了。因為這樣，我漸漸的尋得她真實存在的地方，我在宗教學派中，在哲學者的辯論中，到處找尋她。約經過三十個月之後，我起首覺得她的親和力有如此之深，甚至一切別的思想都被她的愛情排除毀滅了。」

但是但底少年時的行動，却並不限於戀愛和哲學的範圍以內。他在那時又服過軍役。一八八九年，干巴爾諾（Campaldino）之戰，佛羅稜薩人打敗雅列鐵諾人（Aretino）的軍隊，但底亦身與其役。在神曲中地獄一卷裏，我們可以找出但底許多的軍隊經驗來。在一二九二年但底和佛羅稜薩貴族 Manetto Donati 之女建妹（Gemma Donati）結婚。建妹後生了二個兒子，一個名叫 Pietro，做過神曲的註釋；一個名叫 Jacopo，做過地獄一卷的註釋。她又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名字也是叫比德麗淑，後來做拉文那（Ravenna）地方 Stefano dell' Uliva 寺院的女尼。還有一個是叫 Antonia，她的事蹟不詳。

結婚以後，但底便投身於政治生活。那時佛羅稜薩共和國政權，操於豪富之職業公會之手，貴族和平民，都不能干與政治。但在一二九五年通過的法律，却規定凡並未實際從事職業的人，亦得加入公會成爲公會會員，與其他會員同享政治權利。但底趁此機會，加入醫藥業公會（Guild of Physicians and Apothecaries），

參與佛羅稜薩的政治。在一三〇〇年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但底曾被任爲六太守 (Prior) 之一。(佛羅稜薩共和國政制，行政最高機關爲 *Sinory*，內設六太守，握一切政權，其任期則僅二月。) 這時佛羅稜薩政局極不穩定，貴族 (*Magistrates*) 力謀推翻職業階級 (*Poplani*) 的治權。而同時又有色爾豈 (*Cerchi*) 與陀奈替 (*Donati*) 兩大族的爭執；兩派的黨徒，號稱白黨與黑黨。但底是屬於白黨的。到一三〇一年十一月，黑黨首領陀奈替與教皇盤尼弗斯第八 (*Boniface*) 用了陰謀，把白黨推翻，并窮治黨人。一三〇二年一月七日，佛羅稜薩政府對於但底及其他著名白黨四人，以私用公款，反抗教皇的罪名，判決沒收財產，并在兩年內，逐出國外。但到了三月十日，又重新判決，科但底及其餘十四人以叛逆大罪，如捕獲後，即施以焚死的重刑。於是詩人的但底，一變而爲逋逃國外的罪囚了。

但底出亡最初幾年——一三〇二到一三一〇年——的事情，我們知道的不多。大約在這時期內，他走遍了全個意大利，他也許到過了巴黎。不久他就和他的

同黨分離。但是詳細的旅行紀，可就無從考查了。

出奔國外之後，但底的政治生活，差不多是已告終，他的偉大的著作事業，便從此開場了。那時他下筆做兩部大著作，可是後來都沒有完工。一部是“*De Vulgari Eloquentia*”，大約是在一三〇四年撰著的；一部是宴會（*Convivio*），大約是在一三〇六到一三〇八年撰著的。

“*De Vulgari Eloquentia*”是他主張改革意大利語文的第一部著作，在這一部書裏，他討論文字之起源，文字之流別，而對於意大利方言，討論尤極詳贍。那時意大利語體文還沒發展，文學家都用拉丁古文著書作文。此外雖有用意大利土語撰著詩文的，但是這些土語，都未經製練，缺少文學的質素。從但底起首，纔創出新體的意大利文，把意大利各地方言，選擇最完密的，造成意大利國文，其中大半則是以吐斯幹尼（*Tuscan*）地方的語言為主。神曲中所用文體便是這樣的。據但底的意見，文章上所用字句，應該是最優良的社會所用的語言；這便是他在

未曾完卷的“De Vulgari Eloquentia”中的主張了

宴會是一部哲學著作。但底做這一部大著的預定計畫，是想在開端做一篇長序，以後做十四篇論文，都是註釋他自己所作的短歌的。其中一篇是叫宴會，所以就當作書名。但是後來除了一篇序文和開頭的一篇論文之外，旁的却都沒有做成。這一部宴會，可以說是他從比德麗淑死後潛心研究哲學所得的結果，而且也是他在思想轉變時期的過渡作品。少年時代的但底只是抒情詩，短歌的作家，宴會中所表示的但底是神學哲學的研究家。但到了後來但底的思想成熟，他的抒情的才能和哲學神學的智識合併起來，於是便成功神曲這一部傑作。在宴會中所表白的只是但底過渡期的思想，所以做了不到一半，便擱筆了。此外著作宴會集更有一個目的，就是提倡意大利國語，在集中第一篇論文的結尾的一章，但底竭力替意大利語辯護，痛罵一班反對意大利語體文的人，甚至不留餘地。集中的四篇論文，更全是用語體文做的。在那古典文學極盛的時代，用語體文作文，誰能

有這般的大膽這一種努力的倡導並不是沒有結果，近代意大利語文的榮光，可以說一半是但底掙來的。

在一三〇九年亨利第七（Henry VII）登意大利皇位，但底的政治熱，又重新復活起來。他很想趁着這個機會，實行他的政治理想，著名的王國論（*De Monarchia*）大概也在這時期內著成的。當時但底頗得亨利第七的信任，但是不久亨利第七到處受阻，佛羅稜薩人也和他作對，他的帝業，變成泡影，於是但底依然是鬱鬱不得志。到一三一五年春季，佛羅稜薩當道准許但底回國，不加懲辦，要是他肯納一注罰款，并且肯照囚犯赦出後的規矩，在神壇前發願。可是但底的覆詞很是強硬。在致他妻舅（是一個神學士）的信裏說：

『長老呵，這樣實在不是我重回祖國的辦法。要是可以找出一條旁的法子，請你和別一個替我找去，只要不至於玷辱但底的名譽和尊榮，我是極願意接受，而且決沒有什麼躊躇的。但是要是不能這樣放我進佛羅稜薩來，那麼我永』

不願意進佛羅稜薩來了。』

同年十一月六日佛羅稜薩政府重行判決，但底和他兒子，要是捕獲之後，應立即斬首。這麼一來，但底便終老異鄉，永不能復回祖國了。

但底晚年受維羅那 (Verona) 貴族 Can Grande della Scala 和羅文那 (Ravenna) 貴族 Guido Novello 之保護。在這幾年中，可算是但底一生最幸福的時代。神曲就在這時期內完成的。在天堂界第十七篇中，但底有好多紀念 Can Grande della Scala 的話。Guido Novello 的女兒 Francesca 的悲哀的事蹟，也是神曲中一段著名的穿插材料。

就我們現在所知，神曲中地獄界與淨罪界兩部分是在一三二〇年初第一次出版。這一節破天荒的語體敘事詩出版後，注目的人自然很多。巴洛那 (Bologna) 大學教授浮及里亞 (Giovanni del Virgilio) 寫信給但底，說是對於他的新著，非常欽服，但像這樣典麗喬皇的詩歌，出之以語體，未免太可惜了，後來但底曾

寫信去辯正。有一次浮及里亞請但底去接受巴洛那大學褒榮詩人的桂冠，但是但底不答應，他說：『我寧願等着佛羅稜薩人招我回去，去受祖國的桂冠。我相信天堂界刊行後，佛羅稜薩人一定要請我回去。』可見他對於祖國是始終耿耿不忘的，可惜他的詩歌在祖國傳誦，已在他身死之後了。

在新生活的末了一段裏但底說：『做了這一篇短歌之後，我起了一種神異的幻覺，我彷彿覺得對於這位祝福的比德麗淑，似乎不必再多說了，除非我能够把她說得更有價值些。我現在惟有盡我的能力，研究下去，以求達到這個目的。假如上帝——一切賴以生存的上帝——能假我的年，那麼我希望我能够用從來沒有的話——對於別個女子從未這樣敘述過的話——來敘述她。』這是但底撰著神曲的最早的動機。但是在他着筆做這一部世界的傑作時，實已在他經歷過無數世事之後。在但底幼年詩中，所描寫的只是中古武士的戀愛觀，而神曲中所描寫的，則是哲學的戀愛觀，所以神曲實是但底的思想的最後的結晶。

神曲的意大利文原名叫“Divina Commedia”，“Commedia”的拉丁文，本義是『村歌』的意思，後來譯作『喜劇』——與『悲劇』(Tragus)相對。悲劇的起頭，往往是歡樂的，平靜的，結局却終是悲慘恐怖。喜劇恰恰相反，大都是團圓結局的。但底的敘述詩，起首敘地獄中的慘象，結末是寫天堂中的樂景，性質和『喜劇』相近；而且詩中都用語體，辭句非常淺顯，婦人小兒都能了解，又和『村歌』相類，所以他題上“Commedia”這一個名兒。至於“Divina”——神明之義——這個字，是後人替他加上去的。

神曲中所含意義，據但底的信裏說，一半是比喻的，一半是『直說出來』的。天堂界就是但底的『理想國』，人類須在淨罪界洗淨靈魂的罪孽才能升到天堂界去。在天堂界是比德麗淑作嚮導的，在地獄界淨罪界則由浮及爾(Vergil)指引。浮及爾是羅馬大詩人，也是但底生平最景慕的人，所以請他做他靈魂的指引者。至於神曲的大旨，如未讀過原本的人，可以參看下面惟志君所述的神曲梗概，

此處爲篇幅所限，不能盡量介紹了。

一三二一年八月但底奉 Guido Novello 之命，到威匿斯（Venice）去辦交涉，回來時在路上得病。到羅文那沒幾時便去世了。他的死期是一三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計享年五十六歲，死後，葬於羅文那的佛蘭色斯干寺院，Guido Novello 爲他營葬，典禮備極隆重。但到了後來，但底的墳墓被佛蘭色斯干寺院裏的僧侶，秘密遷移，竟至無從尋覓。直至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恰巧在舉行但底出生六百年紀念祝典的時光，於無意中發見但底的古墓，而且完好如故，這也是一件靈異的事情。

但底死後不久，佛羅稜薩人便追念這位大詩人，深悔從前不該放逐他。佛羅稜薩政府并下令，叫人民及教會都誦讀但底的詩歌，而由巴甲次歐（Boccaccio）任教授之職。於是但底的詩，便變成意大利的民衆讀物。到十六世紀末，神曲已出了六十版，各國都有譯本，單是英文譯本就有三種，而朗法羅（Longfellow）的